

同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下)

同安縣志卷之二十九

記

蘇丞相祠記

宋 朱 熹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
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
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
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
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
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

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休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祀焉而記其意如此以示邑人云

朱文公祠記

祠爲知縣毛當時所建

葉通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
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旣修明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
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
所受未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
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一歸於孔氏矣
姑設祿利毆縻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
無有知者徒爲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
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
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元併

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
愈大會參翺尊子思矣噫三千年閒萌蘖汎濫若無
所底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
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
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然後序次不差
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
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
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
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

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學莫
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
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痛
也科舉痒癢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予學去而宰
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大同書院記

元林泉生

永福人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
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簿民至今稱之今國家表章
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爲立學設師弟子員

閩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吾將興舉
墜典何如眾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
剛度材之良宏宇峻陞列廡崇堂建殿以奉先聖作
戟門於殿之外又爲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祀文公
以鄉賢樸鄉呂先生大奎配講室齋祀如邑學旣成
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覃懷
許公爲閩海憲使卽爲上聞請額於朝以列學宮邑
人榮之他日師道遣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
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

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簿卽
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者十年盡得濂洛要
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安教人必以格物致知
爲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以聖賢之
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所爲高士
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敝則必葺俾勿壞同
安多所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誦之彼豈
爲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泯也不然簿之爲官
微矣何三年之績有百年之思乎予嘗讀諸子之書

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資後世
宜其身歿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
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爲聖賢哉窮
理盡性之無其師則智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
門塞則强者爭岐柔者畫焉寥寥千有餘年天生周
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
以爲師弟朋友傳心謀道上繼墜緒燭幽啓鎬盡破
羣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天下天下
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太極圖通

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
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也大矣及龜山楊氏載
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
慮四子之書廣大宏博初學不知所入嘗與呂成公
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教至是始
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志學而無師友者
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矣嗚呼卽斯言也
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無窮而生聖賢則
曠千古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無學聖賢不可待

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擴前聖未發之蘊
開後世入道之塗使聖賢不生志道者得由書以悟
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遽入大學矯揉致
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灑掃應對之童服習忠
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則其成材也易又
慮學者以大學爲大不可升以中庸爲幽深元遠不
可能以聖賢爲天資之高不可到則亦自棄而已矣
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持敬以入大學則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戒懼以入中

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天地位萬
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孟子者自求放心
始故切切以爲訓使致力於斯者知聖賢可學而到
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者以約得之則用
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簡可以進道敢忘
先儒用心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下學資後世者也
故自朱子之言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龐言
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尊崇朱
子故詳爲之言或者因余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

之之爲崇也師道名公俊孔子五十三世孫也閩海
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宣也聖賢之後克濟世德又
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
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
翁孔克原都璋邑吏林英皆服勞集事附列記於後
云

重建梵天寺大雄寶殿記

陳仲述

同安之北去城不二里許有山曰大輪有寺曰梵天
山勢蔚然深秀若天台鴈宕勝甲一邑寺剎於隋唐

閒徹僧庵七十二所爲一大區宇迄今七百二十有
餘年元至正甲午燬於寇莽於邱墟又三十載當我
朝洪武之十七年民休養生息財力旣贍浮屠氏乃
談因果以振民所棄尚者而導之信嚮時住山有無
爲師解刻苦進修行孚一時民知敬慕遂鳩眾力以
大營繕法堂僧舍次第俱興於是經營大殿棲佛像
其徒智性合謀協力欲以承順師意宏顯宗教取材
伐石海浮陸運不較遠邇僦工傭匠民獻其資不召
自來經始於洪武十八年之十月越明年告成潭潭

秩秩鳥跂翬翔山下遂爲改觀過者喑喑讚所未有
未幾而無爲歿於京智性適承其乏佛之未設者咸
表飾位置瞻望赫赫焉今年乙巳余接事至同安樊
襄李文郁以鄉貢士典敎邑學狀其事求記於予惟
佛氏之教行乎中土自漢迄今亦既有年然未有不
因民之力以興其事苟四郊多壘四民失業山川鬼
神鳥獸魚鼈弗寧其居父母妻子不保首領佛宮道
宇廢如掃焉況欲舉其旣墜稽於元季近可知也我
朝再新宇宙眾內外罔不寧謐民樂生好善旣庶旣

富一氏之教亦設之以官俾屬其徒民於是益知崇
信昔之焚蕩無餘者咸復故輪焉奧焉覆被山谷然
則梵天之復雖由無爲師解倡之於前智性成之於
後材足以任其事行足以孚於人故人樂趨其事然
而國家安養斯民之功太平之盛觀有在於此不知
帝力可乎哉遂書之以爲記

正統重修孔子廟記

李賢祐

洪惟聖皇嗣大歷服化絃更新而於大事尤切宸衷
越九年庶政旣效尚慮郡縣學宮暨應祀壇廟歷年

既久風雨損壞特勅天下有司時加修葺甚盛典也
凡在臣下罔不殫乃心力以祇承休命福建大藩臬
重臣咸謂僉憲姑蘇陳公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擢今
官攬轡八閩者再練歷老成程督繕修非公孰宜於
是公有行部漳泉之行比至大同邑庠顧禮殿暨東
西二齋廡殆將傾圯公愀然曰凋弊若此無以稱上
意旨乃端坐於明倫堂召父老集民之饒於貲者喻
之曰噫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臣乎曰
有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所從來乎曰不知也公